

'koizora' another story

君空

kimizora

〔日〕美嘉 著
竺家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君空

kimizora

美嘉 著
竺家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空/(日)美嘉著;竺家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27-4774-0

I. 君... II. ①美... ②竺...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896 号

KIMIZORA by Mika

Copyright © 2007 by Mik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tart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okyo,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tart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hrough InterRights, Inc. and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8-616 号

君空
君空

[日] 美嘉著
竺家荣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建云
装帧设计 友雅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141,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774-0/I·2661

定价: 26.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9113557

如果那一天
我没有遇见你，
我就不会感觉
这样痛苦
这样悲伤
这样难受
不会这样泪流满面。

可是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也不会感觉
这样愉快
这样温柔
这样可爱
这样温暖
不会这样珍惜幸福。

我想要再一次遇见你，
在那耀眼的
透明的
无边的
宏大的蓝天下。

目录

359	318 295 293	273 245 243	189 155 153	121 85 83	35 3 1
后记	在说谢谢之前 在说再见之后	第五章 你的天空	第四章 等你来 剪不断的线 我的唯一	第三章 你的印记 如果再回到从前 重新出发	第二章 你的路 擦肩而过，痛苦彷徨 就因为喜欢你
					第一章 想念你 向昨天的自己说再见 先来后到

第 一 章

想念你

向昨天的自己说再见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三日，我被宣告得了癌。

是的，我是不会忘记的。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的一天，一阵阵清冷的风刮来残冬的寒气。

我叫樱井弘树，是个刚满十六岁的高二学生。

大家都叫我弘。

我有一个自由奔放的老爸和一个至今爱恋着老爸的纯真无邪的老妈。还有一个成天就知道和痞子们鬼混的老姐，不过，关键时刻，她总会助我一臂之力。

而且，我还有一个能够分享彼此的快乐和痛苦的女朋友，她是我无可替代的人。

她的名字叫田原美嘉。

我们在一所学校上学，同级。刚升高一的那年春天，我们相识了，随后开始了深入的交往。

时间过得真快，我俩建立人称“恋人”的关系。已经快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我俩经历了多得数不清的事，获得了许多感受。

比方说，悲伤。我原来的女朋友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她总是找美嘉的麻烦。有时候，她甚至为了芝麻大点无聊的嫉妒，竟不惜断送美嘉最宝贝的男友的前途。

比方说，喜悦。美嘉的肚子里奇迹般地来了个小小的婴儿。虽说这婴儿最终由于美嘉流产而飞往天国去了，但我俩却因为这新的感受而连结得更紧密了。

我和美嘉这一年来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那些手拉着手漫步街头、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情侣们是无法相比的。

这些悲伤和痛苦对我俩来说是非常深重的。现在我越加感到，或许我们经受的种种考验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由于体验到了这些复杂的心理活动，我俩才能够像现在这般相爱。

事实上，由于经受住了许多严酷的考验，我俩对彼此的思念确实是越来越深了。

无论什么样的墙壁挡在我俩前面，再怎么难以越过，但只要我俩手拉着手去面对，甚至都能把它摧毁了。

我俩的关系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障碍而破灭，不但不会，就连破灭的可能都没有。

所以我敢说，今后无论多高多厚的墙壁挡在我们的前面，只要我俩同心协力，都会像以往那样越过去的。

我俩花了一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纽带非常非常的牢固，它并不是一碰就断那么不堪一击的东西，更不会像摇摇欲坠的积木那样脆弱。

“结束”这个词距离现在的我俩是那么遥远，相反，我俩甚至开始相信“永远”这种老套的词儿了。

我对美嘉的情“丝”和美嘉对我的情“丝”，就是这样强有力地、牢固地连结在一起的。

我俩的情“丝”以后也不可能断。我是这样相信的。我愿意永远这样坚信下去。

尽管我是这样坚信的。

升入高二过了一个月后，五月中旬的一天。

我和美嘉躲过了老师严厉的眼睛，溜出了学校，跑到了对于我俩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河滩。

“今天的天气忒好了。我直犯困！！”

我不停地揉着被暖风刮得发干的眼睛，旁边的美嘉也是一只手轻轻地揉着眼睛，另一只手扯着身边又细又长的茂盛的杂草。

升级之后，很可惜，我俩没有分在一个班。为了弥补不在一起的时光，我们常常随便编个理由提前离开学校，或者从老师眼皮底下偷偷溜掉，就像这样频频跑到学校附近的这片河滩来，共同度过只属于我俩的时光。

这片河滩是我在认识美嘉之前，一天放学后，溜溜达达地绕

道回家时，偶然发现的地方。

清澈见底的河水哗啦哗啦地缓缓流淌着，河滩上繁茂的杂草丛中，蒲公英怯生生地探出脑袋，颜色淡淡的小花散发着甜香，在和风中轻轻地摇曳着。

我第一次看到这片河滩的时候，简直像个孩子似的两眼放光，充满了自豪感，仿佛自己找到了一个别人都知道的秘密基地一般。

我既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同学，也没有告诉发小，就连好朋友都没有告诉。我谁也不想告诉，觉得告诉他们有点可惜了。

如果说要带个除自己以外的人到这儿来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对我来说无可替代的、最可宝贵的人。对，比方说，可以叫做恋人的女孩，我会带她来这儿的。

在这个地方和她吵架。在这地方和她和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到这个河滩来，在这个河滩上度过只属于我俩的宝贵时光。我要把这个河滩变成只有我俩才知道的特殊场所。当时还在寻找这样的女孩的我，一直独自在心里这样强烈地祈祷着、梦想着。

后来，上高中后遇见了美嘉。美嘉成了对我来说无可替代的、最可宝贵的人。所以，在刚升入高二的冬春之交，在那应该是花儿开得最灿烂的季节里，我第一次带美嘉来到了这里。

美嘉第一眼看到这河滩，立刻吃惊得嘴巴张得老大。我在旁边瞧着她那夸张的样子，也跟着倒吸一口凉气。她两眼放光，尽

情地放声喊叫，尽情地欢笑雀跃起来。

从那以后，我俩每天都到河滩来，不知不觉地，这河滩成了我俩约会的地方，成了我俩吵架的地方，成了我俩和好的地方。总之，这里不能不叫做特殊的地方了。

我俩放学后不是去对方的家，而是直接跑到这河滩来。也不去逛街买东西，首先想到的是在河滩上共度美好时光，讲一些无聊小事笑笑闹闹。

只要一去学校，就得听年级主任和班主任他们唠叨：什么不遵守校规啦，什么升学啦，什么将来啦等等，简直烦死人了。

回家也一样得不到安宁，又得听老妈唠叨：什么别一天到晚光知道玩啦，偶尔也该学习学习啦之类。

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会有感到厌烦的时候，也会有积累了一定的压力得不到宣泄的时候。

可是，一来到河滩上，这些沉重的心情一下子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这个河滩上和美嘉两个人悠闲地度过的时光，对于我来说是安慰、是安稳、是需要、是幸福、是我最最不愿放弃的无可替代的时光。

“你过来，咱们一块睡会儿。”

我随意地躺在草地上，美嘉正专心致志地在拔杂草，我揪住她的校服袖子，往自己身边拽。

就在这个瞬间，没有恶意的太阳嘲笑般地从云层里露出了

脸，强烈的光线照在我毫无防备的身上，太刺眼，我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美嘉看见了我不小心现出的丑态，嘴角露出笑意。

为了掩饰窘态，我朝她招手，催促她快点过来。美嘉就像正等着我发话似的，立刻拿我的胳膊当枕头躺下来。

我用当枕头的胳膊轻轻揽住了美嘉的肩头。

美嘉的肩头就好像有颗心脏似的，一下接一下地静静地起伏着，我的全身仿佛也在随之起伏。

“天哪，我太幸福啦！”

我无意中脱口而出的“幸福”这个单纯而又复杂的词，并非什么无聊的场面话，也不是眼下一时的感受，而是我毫无粉饰的肺腑之言。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一直这样。

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和美嘉快乐地在一起的话，该有多么幸福啊。

如果这幸福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天、后天、下周、明年、几年后，乃至永远，该有多好啊。

对于现在的我俩，任何考验都是多余的。

我喜欢美嘉，美嘉也喜欢我。这个事实就足以使我感到幸福无边了。

我这样祈祷或许显得有些女里女气，或许不符合我的性格，

但我还是在心底里偷偷地这样祈祷着。

我祈祷“永远”这个词一定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美嘉也幸福——”

刚才还遮挡着太阳的胖胖的云朵被一阵风吹向了远方。不知不觉间，我俩眼前展现出一片广阔而透明的蓝天。

这蓝蓝的天空无边无际，没有尽头。

“樱井弘树同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得的是癌。”

那一天是五月十三日，天气很晴朗。之前几天，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做了检查。

我屁股浅浅地搭在生了锈的钢管椅上，旁边的老妈把手里拿着的绣花拎包掉在了地上，里面的钱包被摔得张开了口，硬币纷纷滚出来，演奏出刺耳的乐音，让人想堵上耳朵。

“大夫，您不是开玩笑吧？”

可怜老妈颤抖着声音，拼命挤出笑容问医生，指望得到一句“YES”的回答。

在距离我们一步远的地方，老姐耍酷似的抱着胳膊靠墙站着，既不去捡骨碌了一地的硬币，也没有露出半点慌乱，只是面无表情地来回变换着两只胳膊的位置。

这几年来，我确实一直感觉嗓子不大对劲。

不过，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而已，并不是特别难受。所以，

我也就没怎么当回事。再说我身体一直挺健康，每天过得也很正常。

可是，最近我的嗓子越来越疼，说话时总感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很不舒服。

渐渐地，我说话时开始变得断断续续的，叫人起急。还咳嗽个不停，睡觉盗汗。后来我就发现在嗓子眼那儿有个小疙瘩似的囊肿。

最早发现我身体情况异常的是老爸。他漫不经心地说了句“感冒了吧。泡个热水澡，睡一觉就好了”，说完，眼睛又回到手里的报纸上去了，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关心。

而老姐呢，一边说着“没准到了男孩子嗓子变声的时候了？人家说‘傻瓜不得感冒’，看来还真是迷信哪”，一边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在这个凡事乐观的家庭里，唯一特别担心我的身体状况的人，就是老妈。

从我小时候，她就一直是这样。无论是吃点买来的药就能好的感冒，还是贴个膏药就没事的碰伤，总之一点点小毛病，她也要把我强拉硬拽到医院去。

这次也和以前一样。不对，这次她不像以前那样半强迫我去，应该说是威胁我去更贴切。老妈说：“要是不去，你以后得了重病，我就不管你了啊！”

老姐尽管总是这个那个地埋怨个没完，但每回都和老妈一起

陪我去医院。即便是老早就和别人约好了，她也为了我爽约。

老爸每次老是借口有事，从来没有陪我去过医院。大概是他觉得这么点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因为我从小就淘气得出奇，身上的伤从来没有断过。

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就是感冒啦摔伤啦，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快就能好。

“是恶性肿瘤，病名是——”

医生翻看着一张张病例和 X 光片，轻描淡写地给我们说明着病情。

完完全全是一副例行公事的口气。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这就是现实。

我感觉宽敞的房间里一片黑暗。

我感觉非常的孤独，仿佛自己被关进了一间没有边际的屋子里。我跑啊跑啊，却永远也跑不到尽头。

这里就像是沉入了海底一般，一片静寂。偶尔有刺耳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

“根据切片的病理诊断——使用抗癌剂的化学治疗——”

我朦朦胧胧听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医生的说话声。

什么？这家伙瞎说什么哪？

听着他一个劲地罗列着我完全听不懂的医学术语，以及那自鸣得意的悠悠然的语调，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黑暗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卷起了漩涡，我觉得自己将要被

漩涡吸进更深的深渊去了。

救命！救命！救命！

我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块地板，拼命地呼喊求救。

“瞎说，都是瞎说！”

这时，突然有人号啕大哭起来。是老妈。

我的意识被这悲痛的哭声拽回到现实中来。我此刻的处境仅仅带有微弱的现实感。

老妈身后的老姐从兜里掏出一块棉手帕递给她，似乎是一早准备好的。一看见淡紫色丝线绣出来的精致的葡萄，我嘴里不知怎么，冒出了酸水。

“哭什么呀？”

我蓦地站了起来。

这一瞬间的我的反应或许是出于本能，而不是理性吧。

由于我站得过猛，使得椅子向后倒去，巨大的噪声正好和老妈的嚎哭声重合在一起。

这音色根本谈不上好听，更无法使用“动听”之类的形容词。这声音犹如宣告了世界末日一般的、残酷无比的和声。

“你净在那儿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抓住那个正面无表情地说个不休的医生的肩膀，使劲前后左右地摇晃起来。

可是，医生依然是那副表情。

他要是跟我说一句“都是跟你开玩笑呢”，我该多轻松啊。